

學海紀程

(代序)

本集收入文史論文四十四篇，我的中文學術論著，較為重要的多已收入。例外有二，其一是有關紅雨樓藏書的文章，因擬另出專集；其二是 1981 年編訂的《林紓翻譯作品全目》，因近年張治、樽本照雄等人的重要發現，需要增補。

我并無家學。早年自己胡亂翻書。及進入上庠，有幸得從數鴻儒遊，讀書始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後來服務圖書館界五十年，芝加哥大學、香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三校，皆藏書豐富，足供研究，而需往別館尋找資料時，每獲提供方便。此等機緣，非一般人能有。

我家是自西北南下廣州的回族，民初時祖父離廣州往香港作小販，父親在香港的天主教英文中學聖若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念書。母親是在日本出生的廣東新會華僑，外祖父原為一富裕商人，破產後逝世，全家回國。母親在廣州的培道女子中學念書，學校是基督教浸信會主辦。父母在廣州成婚後，在香港定居。1941 年日軍佔領香港後，回到廣州。所以家兄幼垣在香港出生，家姐麗怡和我則在廣州。我在 1945 年 10 月出生，時日本已戰敗，一家旋回港。所以我對廣州沒有什麼印象。1983 年 12 月纔首次重返廣州。

我在香港成長，迄 1970 年一直住在北角。小學和中學都在教會學校，祇有小學一年級在北角住所附近的私立小學上課。

自小學二年級起，每天都花一小時乘公共汽車或電車往返，養成獨立的習慣，特別是小學五、六年級，我在中區的基恩小學念書，祇用上午上課。中區的書店不少，我下課後常到書店看書。

1958年夏季我小學畢業，同年秋季升讀聖馬可中學（St. Mark's School）。在此兩年前，我入讀基恩小學，兄姐則轉校到聖馬可中學，幼垣念中學三年級，麗怡念一年級。至是三人同一學校上課。聖馬可是基督教聖公會屬下的英文中學，學科都以英語教授，僅中國語文、文學和歷史例外，以粵語講授。不過學校的中文老師都非常敬業，對學生循循善誘，鼓勵學生讀課外書。當年香港並無公立圖書館，看課外書祇可到書店購買或看白書。兄姐兩人在我進聖馬可前已購置不少書籍，至是我也加入購書行列。

倒是聖馬可的圖書室，藏書不差。有全套《萬有文庫》，當然主要是新版書。後來我作《京本通俗小說》研究，不少古籍採用聖馬可的藏書，包括《鬼董》《程史》《邵氏聞見錄》《楓窗小牘》等，都是戰前上海商務的校本綫裝書。大概因為購書不少，圖書室主任陳老師（也是一位中文老師）告訴學生到中區商務買書有優惠。我主要買舊日商務出版的叢書零本，每冊都不用二元，因我的零用錢不多。《戰國策》《國語》和《新序》都是當日購置。

當年我購買的書籍，今日尚存鄰架。其中梁啟超的《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和高似孫的《子略》，對我的考證工作有啟蒙作用。家中藏書大多是幼垣購買，主因是他中學畢業後，工作兩年，有點零錢；而進大學後，因學業需求，又買了不少名家著作。總之，他買書雜，所以我看的書也雜。家父沒有正面鼓勵我們買書看書，但他動手為我們製作書架，後來書籍太多，纔雇木匠代勞。

1958年前後，家兄買了三套鄭振鐸先生的著作：《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和《中國文學研究》。我也買了一本《劫中得書記》。全部細讀多遍，尤其是《中國文學研究》。那時候我剛看《說唐全傳》至《羅通掃北》一系列小說，而《中國文學研究》有多篇討論這批小說的文章，令我大開眼界。鄭先生的考證極為平實，無大膽假設，但引用證據甚豐，不少還頗罕見。我漸仿效，甚至自認私淑。至於《劫中得書記》對我潛移默化，影響尤深。

我在聖馬可六年：五年中學，一年大學預科。再工作兩年賺點錢，纔進大學；大抵亦步亦趨家兄的經歷。我家并不富裕，家父在一華人的洋行作文員兼經紀，收入有限。兒女要讀大學，費用自理。

我尚念中學時，和大學二年級的家兄合作，撰寫《〈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後刊（臺北）《清華學報》新5卷第1期。歷代學人如有少作，世人每認為必為其父兄著作。現略述始末澄清。

香港大學中文系當年需提交畢業論文。家兄因兼修文史，須完成兩篇論文，而他正全面投入清季北洋海軍研究，遂找我合作，撰寫文學論文的一章，討論《京本通俗小說》。因為我家和聖馬可都沒有《情史》一書，家兄特別從羅錦堂借來。此外，文章有關《金主亮荒淫》一節，全是家兄手筆。其實文章主要作者為誰，昭然若揭。我的思路和文字，多年來變化不大；而家兄當年喜用文言。他有關熊龍峰的論文，即用文言。

《〈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一文，有三事需要特別指出。一、該文并不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也就不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當年我是先用“三言”善本影印本校讀《京本通俗小說》。其後，看到《馮玉梅團圓》的可疑。這

故事的衆多版本，女主角都作呂氏或呂順哥，僅《京本通俗小說》作馮玉梅。證據積聚，結論不勞而成。二、推論不可避免。我們認爲《京本通俗小說》是繆荃孫僞作，但至今還是找不到鐵證。三、研究并不端賴珍罕資料。我的考證文字，特點之一是引用珍罕資料，很多還是第一次被徵引。但《〈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僞問題》一文，徵引的全是一般典籍，因爲當日祇有家中和聖馬可的藏書供參考，但結論石破天驚。

1965年秋季，我進入香港大學，念中文系，主修歷史，副修文學。那時家兄已畢業并離港赴美進修。香港大學是一所三年制的英文大學，課程全用英文，祇有中文系例外。文學院學生第一年，必修英國語文，我因人學試英文成績優良，免修，但我還是選修了一年英國文學。

當年港大中文系教師人才濟濟，可謂黃金時代。羅香林先生剛接任系主任。羅師早歲在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問學，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大師遊，又是朱希祖的愛婿。我跟隨羅師學習隋唐史、明史、中西交通史和香港前代史。羅師雖屢創研究課題，但方法則頗傳統。他甚愛護學生，助其成長。《〈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僞問題》全賴其推介，方得在學報發表。而我的第一篇林紓翻譯目錄，也是他代送往臺灣“商務印書館”。

另一位歷史老師是余秉權先生。他是錢穆在香港創立的新亞研究所的第一批學生之一，曾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進修。可惜他健康不佳，我進大學不久，他便需休假養病半年。而在我第二學年結束，他即離港赴美在圖書館界工作。不過在此短短一年半，我學習到不少新東西。余師講授史學史和研究法。他喜藏書，對於近代名家及其著作，如數家珍。他認爲在研究選題前，需先查檢問題是否前人早已解決。哪些問題有意義，

值得學者花時間精力，如明成祖朱棣的母親和妃嬪的民族。他重視工具書，身體力行，先後編訂了兩部期刊論文索引。他的《中國史學論文引得續編》（1970），找我校對，全書遂細讀數遍，大增我對近代學壇的認識。該書所據全是歐美圖書館所藏期刊學報，當日在香港無法看到。余師和友人成立一間書店，主要翻印絕版書籍，通常是影印，少數因紙張烏黑，需要重排。我曾代校對一部專著（郭湛波的《中國中古思想史》）和一份期刊（《責善半月刊》）。讓我細心閱讀一些我平日閱讀範圍以外的文獻。《責善半月刊》的作者主要是戰時大後方的學人，文章水準甚高，而範圍至廣。

我親受饒宗頤先生教熏僅一學年，而香港大學的學年甚短。我在港大三年，第一年饒師在法國，第三年他已離港赴新加坡。但第二學年的數月對我影響深遠。饒師學問廣博，什麼問題，皆能解答。我有興趣的課題，他全熟悉，但不少他精通的學問，如甲骨文、楚文化、美術史，我僅具入門常識。我積極仿效饒師治學方法。我念中學時，饒師作香港前代史研究，曾引用一本周密著作善本，內有筆誤。一位先生和饒師筆戰，也引用周密，誤字相同，很明顯該先生未嘗翻檢周密原書。這數十年前的“小事”，我一直放在心裏。而對盜用別人發現，不加說明，尤深惡痛絕。饒師重視目錄學，對《四庫全書提要》評價甚高。余師實際講授現代目錄學，饒師講授傳統目錄學，我是兩者并重。通常是先翻閱近人研究成果，再複檢原始史料，最後是訪尋前人未曾引用的新資料。

1969年我大學畢業。原意留校進修，研究劉向的目錄學。不過導師希望我研究劉向的經學，或清人對劉向經學的研究。加上家兄的影響，和美國大學優厚的獎學金，我在1970年離開香港，到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

1970—1987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先後拿到兩個學位，同時在東亞圖書館工作，受錢存訓師身教。

芝大首兩年我在圖書館學研究院念書，選課包括西方文化傳播史，重點是羅馬帝國滅亡後到文藝復興期間，典籍如何賴抄本在寺院流傳；西方印刷史；圖書館和社會等。此外還選修一門特別材料編目。記得教材提到電影 *The Sword and the Rose*，乃據 Charles Major 小說 *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 改編。而該電影我作小學生時看過，尚有印象。後來，我編訂林紓翻譯書目，指出 *When Knighthood Was In Flower* 為林譯《蓮心藕絡緣》的原著。這是前人所不知，後來多種林譯書目也這樣說。而這批作者肯定未曾看過 Charles Major 的小說，甚至《蓮心藕絡緣》也沒看過。我考證林譯原著，和別人不一樣，沒有胡猜，亦沒有盜用別人研究成果，每一書皆先影印林譯和原文原著書首文字，比對結果，考訂百分之一百正確。

1972—1987年，我從何炳棣師念明史，同時在東亞圖書館工作，半工半讀，費時特長。何師為人嚴峻，學生敬畏，選課者少。何師在大學教學數十年，完成博士論文的學生恐不到十人。他的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追憶和他較為親近的師長、同門、親友，亦提到他的五位研究生，而此五人并不皆拿到博士學位。

何師對我大概有點信心，首兩年每周會面，後來就讓我自己看書。有問題時，纔安排我見面。可惜我的資質平平，雖然盡心學習，何師的很多優點，無法繼承。何師治學以宏博見稱，研究大題目，解決大問題，認為學者不應花費精力在二流題目。譬如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本來是東林書院，經何師“勸導”，改為“明代書院”。但一般而言，我的研究多為小題目。

研究大題目，假如資料不足，易流於空泛。所以何師極重視證據積聚，不倚賴孤文寡證。為研究明清社會，何師翻閱大量方志，以至登科錄、同年錄。他并不標榜珍罕史料，但由於

史識豐富，每能獨具隻眼，沙裏瀝金。明清筆記中，他喜引用謝肇淛的《五雜俎》和葉夢珠的《閩世編》。想不到近年我因研究徐焯紅雨樓藏書，常翻閱徐家親人謝肇淛的著作。而在考證清初話本集《醉醒石》時，亦引用《閩世編》中姚永濟家族史料。

1987年，何師將屆芝大退休之期，我趕快完成論文，在何師離芝前取得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學位。時東亞圖書館久乏人領導，我獲升任館長。迄1997年離美返港，任港大圖書館副館長，兼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這次在香港，主要收穫是再從饒師遊，三年內每周見面。

美國一流學府的設備遠勝香港大學。我考證林紓翻譯底本，在香港無法完成。而我最自豪的兩個文獻發現，我都儘快介紹給國人。李若水的《捕盜偶成》詩，確證宋江受招安。而該詩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內的李若水集，當日影印本未在大陸流通。至於謝肇淛的《小草齋集》，芝大圖書館特從日本弄來影印本，更爲罕見。我在書內發現謝肇淛的《〈金瓶梅〉跋》，這是今日所知最早的有關《金瓶梅》專文。

《〈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一文，1965年發表，迄今已逾半世紀。茲述聞見，作“考證九策”。雖非渡人金針，野人獻曝，容有少助。

不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第一。先有結論，再找證據支援，必漠視不利己說的資料。應廣集資料，公允結論不期而至。

應有基本知識，不犯常識性錯誤第二。近人嘗謂：“‘邱’‘丘’指‘小土堆’時爲同字異體，作爲姓却不可互代。‘丘諸城’與‘諸城人邱志充’之間並沒有多少接近之處。”不知明代祇有丘姓，而無邱姓。清雍正三年（1725）因避孔子諱，始有邱姓。《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三年八月）癸酉，諭內閣九卿等，古有諱名之禮，……況孔子德高千古，……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

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十二月)庚寅，禮部等衙門遵旨議覆，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凡係姓氏俱加偏旁爲‘邱’字。”明人丘志充，至是遂成“邱志充”。

不可輕視詞彙，望文生義第三。近人注釋明人日記：“目前宜亟議政府及冢臣，共理庶政。”認爲“政府，政府體制及分工人選。冢臣，內閣重臣”。其實當日“政府”指內閣，並無現代詞語含義；“冢臣”僅指吏部尚書。此君又注釋“右轄”爲“明代的一種低級事務官吏”，不知“右轄”是明代省級最高官員“右布政使”。此外，臺灣陳教授編撰王思任年譜，不知明人每稱京師北京爲“長安”，遂使年譜內年幼的王思任，時在西安，時在北京，幾若“神行太保”戴宗。如陳教授讀過或知有《長安客話》一書，想不會有此失誤。總之，多讀明人著作，時人用語自必熟悉。

不宜堆砌資料第四。積聚證據，不是獯祭。作研究必須懂得選擇，曉得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每見世人以多爲勝，引用資料重複，特別是方志資料。如要“證明”某人是何地人，何年進士，則既引縣志，又引府志、通志、正史，甚至《古今圖書集成》。其實如無不同說法，選用一較詳盡的原始史料即可。近人編寫年譜，多有此失。編寫成果是年譜長編，不是年譜。近見一篇書評，論及我對徐燊生卒年的考證，謂別人“用了六七千字，而馬文用了不足千字，不僅所得結論一致，而且更加精確”(周小山：《整理與研究結合的碩果》，《中國典籍與文化》2016年第2輯)。因爲我主要引用徐燊嫡孫徐鍾震寫的徐燊行狀，不單紀錄年月日，還提供時辰。

熟習典章制度第五。前輩學者，文史兼治，陳寅恪爲其中代表。今日文史分家，無異楚漢。一般而言，治古代史者，閱讀古籍，多能勝任。而治古代文學者，每乏典章制度常識，官名和地名稍好，因爲如不認識，可查字典辭書，典章制度則如根本看不

出問題，自然不再深究。現舉一誤改例子。1978年，家兄和劉紹銘合編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 一書，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家兄指令我翻譯《醉醒石》中的一篇小說。其中有“代巡”一詞，蓋指“代天子巡狩”（《明史·職官志》語）的“巡按”，我採用了常用的英譯“regional inspector”。書出版，發現被改作“acting regional inspector”（代理巡按）。改者不曉得巡按基本上是一年一任，本身就是一短期臨時任命，哪裏需再找代理。迄今尚無人指出“代理巡按”一詞的不合理。

不可忽視基本邏輯第六。“劉涓子”人名，是考證《南方草木狀》真偽的重要論證，我認爲唐慎微因爲是醫家，熟習《劉涓子鬼遺方》，誤改陶弘景、楊倞的“涓子”爲“劉涓子”。中國科學院雲南植物研究所編訂《南方草木狀考補》（1991），則認爲“陶宏景和蘇頌都和唐慎（微）一樣是著名醫學家，何以證實其非陶語”。一醫家有誤，怎可以推論其他醫家也犯同一錯誤。

尋找研究命題第七。作研究不可趁熱鬧。別人考證《金瓶梅》作者，不要也找個尚無人提到的明代文人，小心求證爲作者。亦不要大膽假設，故作驚人言論。我本無意作林紓翻譯原書考證，看到近人的書目陳陳相因，一人有誤，衆人盲從，有些人不懂外語，無法更正，而懂外語者，則未質疑，前人所言，全部接受。日積月累，我發覺前人考訂林譯原著，絕大部分不可信，而無人考訂的尤多，遂作《林紓翻譯作品全目》。

果斷第八。不要和稀泥。一分資料說一分話，不是所有問題都可有結論，但應盡力尋找答案。1983年在廣州主辦的“《南方草木狀》國際討論會”，最後對該書的真偽沒有定論，認爲“見仁見智，理解不同”，雖然主辦方明顯相信該書非偽。

采銅於山第九。科研不是環保，資料不應迴圈使用，不然雖有新發現，新貢獻。（雖然，事情每有例外。我的《京本通俗

小說》研究，基本上沒有利用新資料。)前人看書，除非家藏萬卷，否則要到圖書館，看善本書尤如是。今日使用電子資源至為方便，網上資料一般免費，雖然不一定可靠。電子資料庫更包羅萬有，以學術論文為例，從前先要翻檢多種紙本索引，再設法找期刊。今日期刊資料庫多能直接提供論文原文。但各種資料庫提供的是製成品，等同顧炎武說的“舊錢”。如作研究，資源不能為資料庫局限。電子檢索至為方便，但用者如不追訪原文，所得支離破碎，不成體系。有閑得多讀書，日久收穫必豐。

以下例子，非任何電子資源所能解決。原本《醉醒石》，第五回首葉，版面殘破。今人多以為第五回是因觸犯清人忌諱而被刪去。如戴不凡稱：“□□□□□時，舉族殉義固多，若浙江按察使王□□□□子於同僚之妻，然後同夫自焚。蓋臣死國，妻死夫，乃天地間大道理。”其語氣亦斷非出於明人。前缺五字，大約是‘虜騎南下之時’一類的‘違礙字眼’被挖版的結果。”其實此段文字雖殘缺，但人物和時間并非不能考證。“浙江按察使王”是王良，王氏夫妻自盡，乃明初靖難時事，見《明史》卷一百四十三《王良傳》。其妻托子於同僚之妻，《明史》未載，但與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七所述大致吻合。我因看過《西湖遊覽志餘》，依稀記得該故事，乃再讀田汝成書，然後查《明史》。靖難事件，清人并不介懷。總之，此處缺字內容，祇能“采銅於山”，方可解決。

各文文末皆記原載刊物及年份。文字改動甚少，未增補新資料。本書諸位編輯，尤其是特邀編輯鄭小悠博士，細心校讀，減少失誤，感甚。而本集出版，多蒙吳格兄鼓勵及推介，至感！業師饒宗頤教授惠賜題署，銘感在心，非文字所能謝。

馬泰來

2016年5月9日

目 錄

學海紀程（代序）	1
《南方草木狀》所記小說故實討原——偽書窺管	1
釋“立鋪”	15
《京本通俗小說》各篇的年代及其真偽問題	21
從李若水的《捕盜偶成》詩論歷史上的宋江	41
《從李若水的〈捕盜偶成〉詩論歷史上的宋江》發表後記	47
元代水滸雜劇辨偽	53
明版水滸傳插圖兩種書後	64
《明崇禎刻本水滸人物譜》書評	71
馮夢龍與文震孟	73
研究馮夢龍編纂民歌的新史料——俞琬綸的《〈打棗竿〉小引》	76
馮夢龍友朋交遊詩考釋	81
馮夢龍研究獻芹	94
評橋君輯注《馮夢龍詩文·初編》	105
麻城劉家和《金瓶梅》	111

諸城丘家與《金瓶梅》·····	123
有關《金瓶梅》早期傳播的一條資料·····	139
謝肇淛《〈金瓶梅〉跋》考釋·····	143
《湯顯祖詩文集》徐箋補正·····	158
《醉醒石》本事來源及作者考證·····	163
《波斯人》作者非蒲松齡·····	182
《清實錄》中的劉鶚·····	184
《無專鼎銘》和劉鶚·····	190
林譯閑談·····	194
林譯提要二十則·····	205
林紓譯書序文鈎沉·····	230
林紓翻譯作品原著補考·····	238
林譯遺稿及《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評介·····	247
張冠李戴的林譯托爾斯泰作品和譯壇幸運兒《泰西三十軼事》·····	259
無中生有的最早林譯《葛利佛利葛》·····	263
羅香林教授和我的林紓翻譯研究·····	267
讀《中國善本書提要》劄記·····	275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前言·····	282
建置華文古籍權威檔芹論·····	286
明代中國與柯枝之交通·····	295
釋“左轄”“右轄”·····	312

明代文物大賈吳廷事略·····	315
明季書販林志尹事略·····	330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補正 ·····	334
中華書局點校本《明史》校議·····	361
《明史食貨志校注》補正 ·····	374
《清代人物傳稿》糾誤 ·····	377
讀書劄記四種·····	380
一、《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小劄 ·····	380
二、《夢溪筆談》劄記二則 ·····	381
三、《列朝詩集小傳》考正 ·····	384
四、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考證三則 ·····	387
識小錄三則·····	388
一、新調國（讀《列子釋文》札記）·····	388
二、陳際泰的生卒年 ·····	389
三、明季抱甕老人小識 ·····	391
再訪施觀民：明人傳記資料數據評估 ·····	393